

Flowers  
of  
Things

# 花事

高彦平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# 花事

高彦平  
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 WX14N1479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花事 / 高彦平著. —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 
总社有限公司, 2014.11  
ISBN 978-7-5613-7774-1

I. ①花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9206号

## 花 事

高彦平 著

策划编辑 / 刘东风

责任编辑 / 郭永新

装帧设计 / 红卫设计 王红卫 乔琳格  
子萱视觉艺术工作室 联合设计

出版发行 /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 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, 邮编710062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刷 /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 / 16

印 张 / 11.25

字 数 / 190千

插 页 / 5

版 次 / 2014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613-7774-1

定 价 / 38.00元



# 非常

○ 安黎

花很美，亦很平常。花装点了我们的生活，给予美的享受。假若自然界没有花这一物种，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单调，怎样的不堪？

花是大自然的精灵。上帝怕人变得丑陋，变得低俗，变得丢掉审美能力，变得失却嗅觉与味觉，便赐予人间以花朵，让其作为人的陪伴物与参照物。

人大都有审美的雅好。而花朵因其美丽，因其妩媚，因其灿烂，因其芬芳，因其楚楚动人，因其风姿绰约，总能引起人们的怜爱。因为爱花，便养花、赏花与颂花。相应的，咏花的诗文，也几近泛

滥成灾。类似于花这等耳熟眼熟的吟咏对象，书写者若把握不好，其笔下的文字很容易落入俗套，化为一种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。但读高彦平诗集《花事》中的诗，我却感受到了一种久违了的陌生感、新鲜感。这等异腔异调，这等任意随性，这等华而有实，这等逸而不飘，这等油而不腻，我在日常阅读中很难遇到。

我对作者的文字之源充满了好奇，也充满了疑惑。是汲取中国古典诗词的奶汁了吗？仿佛不是；是吞咽西方古代经典的“奶酪”了吗？仿佛也不是；是捡拾了印度、日本等东方先贤的牙慧吗？仿佛更不是。也就是说，他的笔下，没有《诗经》、《汉乐府》、李白、杜甫的印痕，也没有《荷马史诗》、十四行诗、但丁、歌德、拜伦的剪影，更没有泰戈尔、川端康成等人的唾液。

他不像这些诗人中的任何一个。他喝过牛奶，啃过玉米棒，吃过猪肉炖粉条，也饮过威士忌酒，尝过三明治和沙拉。吃猪肉，不等于想变成猪；吃螃蟹，不等于想着爬行。他广泛汲取养料，杂糅一切风格，



其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成全自己，成为自己。

高彦平的诗歌之源就是高彦平自己。他刻意回避着读者熟稔的路径，刻意躲避着诗坛的摩登时尚，执意要给诗歌重新塑形，重新铸魂，重新开路。诗之源，源自于心；诗之魂，源自于脑。于是，词句之船，就在诗魂的河流里，划破水面，尽情地游荡与打捞，遗留下了一道道的水痕。

古人吟花，今人咏花，不外乎这么几种套路：或以花寄情，或以花言志，或以花拟人，或以花托物。

花最好写，亦最难写。因为熟识，因而好写；因为熟识，却又非常难写，正所谓“画鬼容易画人难”。鬼谁都没有见过，不论画成什么样，别人都不好说三道四；但画人就不一样了，稍有偏差，便会引来非议。

花很诱人，也易迷魂。无数的咏花者，堕入花的香艳之中不可自拔，于是写出的诗作，常常带有一股脂粉气，显得肤浅，庸俗，软中无骨，无病呻吟。

作者没有在花丛里迷失自己。他的笔在写花，心却在别处。写花只是他的表象，是他摆出的迷魂阵，是他搭建的演艺场。在这座花束簇拥的舞台上，他要唱的戏，远非咏花叹花那么简单。指鹿为马，指桑言槐，笔游花中，意在花外。于是花，只是他一首首诗歌的引子，是贯穿于他整部诗集的一根关联线。

他的诗在我看来，带有意识流的魔幻，即具有当下人们谓之的“穿越”功能。诡异多端，瞬息万变，犹如魔术，无法按照正常的逻辑与惯性去阅读，去理解，去把握。令人称奇的是，他把许多看起来与花无关的古人今人、古事今事都信手拈来，与花粘贴，与花交织，让人读起来既出乎预料，又猝不及防。屈原、李商隐、小仲马、鲁迅、苏轼、易安居士、唐玄宗、杨贵妃、白居易、陶潜、梵高、王维、陆放翁、徐志摩、普契尼、孔子、司马迁、杜甫、佛祖、贾宝玉、史湘云、朱熹、柳宗元、荀子、堂吉诃德等等天上与地下、古代与现代、真实与虚构的神仙与名人，他几乎能搜罗穷尽，使其成为自己修筑诗歌之塔的砖石；《诗经》《图兰多特》《本草纲目》《晦庵词》《尔雅》《本草纲目》《神农本草经》《红楼梦》

《本草图经》《山鬼》《梦溪笔谈》《劝学》等等古今中外经典，他搬动着它们，让它们成为自己诗歌之林的晶莹露珠；“屈原让小山神乘了你的车”（《木末芙蓉》）、“小仲马将著作写给了茶花女”（《山茶花》）、“太平瑞圣花，宋仁宗题名”（《瑞香花》）、“鲁迅让樱花美在东京/也让大清的辫子留在樱树下”（《樱花》）、“玄宗将贵妃醉酒比作海棠未醒”（《海棠花》）、“韩愈为五月榴花唏嘘”（《石榴花》）、“马嵬坡上有谁胆敢六军不发”（《并蒂莲》）、“耶稣加利利传道”（《向日葵》）、“易安居士的一次相思”（《菊花》）、“传来古老的隋杨广的笑”（《三色堇花》）、“胡适山中带来的那盆兰花草”（《兰花草》）、“发生了薛仁贵王宝钏事件”（《绣球花》）、“刘备织席终未成正果”（《芦花》）、“陆放翁植花园中，种兰种玉簪”（《百合花》）、“戍边的岑参有了一点花痴”（《梨花》）、“刘禹锡也移宴池上观赏”（《樱桃花》）、“黛玉终于一时绽开了眉头”（《菱花》）、“锄禾日当午的李绅暂时放下锄头”（《扶桑花》）等历史典故或历史传说，他支配着它们，让它们成为自己的诗歌之河的浪花。



这些人，这些故事，这些典籍，加上不时引用的中外古今诗人的名句，既显示了作者思维之宽阔、知识之渊博，又印证着他诗歌体魄之饱满、含量之丰厚。中外历史人物与中外古今故事，拓展了诗歌的疆域，让本来满足于在围墙之内繁衍繁华的诗歌，突破了原有的局限，于天地间汪洋恣肆，任意疯长。他用手中的笔，彻底脱去了诗歌的紧身衣，让诗歌从绳套中逃离出来，在旷野里放纵，在繁星下打滚，在草地上撒欢，在深海里游泳。信马由缰，却又信马有缰；散漫无度，却又收束有度，这样的特性蕴含其中，从而使他的诗歌，读起来别有滋味，回味无穷。

作者诗歌极为特别之处，在于他没有留恋于旧，徘徊于旧，也没有逐流于新，趋炎于新，而是在新旧之间，寻找它们内在的共通性与相容性，从而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而自成一体的诗歌载体。这种诗体，非牛非马，却牛马兼而有之，把它浓缩成一句话，那就是古典美的现代表达。古代诗人颇为中意的古体诗，意境很美，词句很美，节律很美，融博大于短小，裁繁冗于简洁，剪参差于齐整，但

其局限性，也显而易见。古体诗最大的弊端，就是过于拘谨，过于作茧自缚，从而使活力四射精神奔放的诗歌，遭到了囚禁，遭到了束缚。诗歌的自由精神，诗人的自由个性，活生生被遏制，血淋淋被消解。古体诗是古代社会的衍生物，它发芽并生长于古代那种特定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中，与农耕文明相依相伴。古体诗是过去时，而不是现在时，更不是未来时。古体诗属于古人，不属于现代社会里的现代人。给现代诗歌，穿一件长袍，披一件马褂，戴一顶狗皮毡帽，显然不合时宜。于是，现代诗人另辟蹊径，创造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诗。那么，现代诗又怎样呢？我想，只要对现代诗稍加留意的人，心中自有答案。现代诗的光怪陆离，现代诗的无病呻吟，现代诗的孤芳自赏，都使本应自由驰骋的现代诗，误入一条窄而又窄的死胡同。更为致命之处在于，现代诗没有与时尚保持应有的距离，而是紧跟着时尚，与时尚亦步亦趋，致使诗歌的寿命，大为缩短。诗歌千古事，并非消费品。但现代诗歌，受香艳之气的熏染，受功利之风的驱动，以霹雳舞般的高速旋转，以近乎呓语为自己唱响了挽歌。

作者不皈依于它们，但也不排挤它们，而是弃它们之短缺，撷它们之优长。他的诗，内在精神很自由，外在形式很随意，不刻意于句式的长短，不拘泥于韵律的规整，乍一看，就是地地道道的现代诗。但如果把他的诗和那些流行诗进行比较，便会发现，两者之间隔着一条隐隐的界河，你在河的此岸，我在河的彼岸。很多很多的现代诗，越发地趋向口水化，庸俗，既不能启迪人的思考，也不能给人以美的滋养。诗歌里没有诗意，是现代诗的致命伤。

相反，读《花事》中的自由诗，总能产生一种如饮甘醇的强烈感受，那种醇厚，那种余香，绕梁三日，令人久久地回味。

怎么会这样？答案无疑就在他的诗中。

仔细透析作者的诗，则会发现，他其实是在现代诗中，融入了些许的古典元素。也就是说，尽管他写的是长短句，却在执意追求着一种古典的美意。古典诗所特有的那种意境之美，如扭捏的潜

流，如飘忽的云雾，蕴含于他的诗中，浮游于他的诗间。从一句句的话，到一个个的字，作者都颇为斟酌和讲究，不到极致，决不罢手。高明之处在于，他的诗看似漫不经心，却极具用心，看似随便，却并不简单。明明存针线，却天衣无痕；明明进行过修补，却焊接无缝。那种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幽静之美，那种“古道西风瘦马”的悠远之意，在他的诗中，以一种新异的面目出现，并展示得淋漓尽致。

作者的诗只要抿一口，就知道是陈年老窖——他的诗来自于持久的酿造，来自于蜜蜂勤劳的采撷。

显而易见，高彦平是一个唯美主义者，他的诗歌，不但内涵极为丰沛，而且也非常讲究布局之协，意境之雅，句式之美，韵律之工。比如“李后主闲梦远，望见深处停泊的孤舟/芦花如雪，寒冷了千里江山/更那堪，笛在月明楼/南国的清秋更清秋”（《芦花》）——活脱脱的就是一幅画中画。再比如“一簇簇紫红色花相拥枝条/如火如荼燃烧的情谊/演化了三荆欢同株手足情故事/风吹紫荆树，也吹

# 花事

来杜甫胞弟失散多年后消息/忧郁诗人脸上难得一笑”（《紫荆花》）——景中有人，静中有动，在景与人聚合而成的画面中，滚动着栩栩如生的故事。再比如“露申辛夷，死林薄兮/屈原总那么急于被认可，感慨瑞香辛夷死于荒野/大浪淘沙，终于杨贵妃见了/羞回眼尾，愁聚眉丛，百媚顿失”（《瑞香花》）——把两个相隔千年的悲剧人物拉拢在一起，粘贴在一起，营造出了无与伦比的艺术冲击力与震撼力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功效。至于“看见梵高的十二幅向日葵/看见它们烧掉梵高的一只耳朵”（《向日葵》）之类的旷古奇句，更是比比皆是，数不胜数。

就我目力所见，古今的诗人咏花，单花的品种而言，少则三五种，多则七八种。而像作者这般将一百二十余种花集中于一纸，吟咏个遍，我几乎未曾见过。仅这一点，就创造了一项新纪录。一纸花香，满书绚烂，土匪拿刀杀人，教主拿箴言吓人，高彦平实心是要拿花醉人。



# 似玉

○周公度

此世间最美的事物，莫过于美人与花。

而对美人最佳的赞美，便是“如花似玉”。此赞词鄙俗，欢喜又贪婪，历经民间俚曲与通俗话本使用，依然有效；只是因为花为美人之形体的比附，玉却为美人之内质的寄寓。玉为精髓，涵养魂魄；如若美人之德比如君子，温润如玉，便是人间至为难得的妙事。所以，自古论玉记花之作，柔肠百结或露滴明艳，其实均为对美与德的规范和心得。

明末陈淏子著《花镜》六卷，详叙花草培植之法与类考，甫一面市，即被奉为“栽花务果秘诀”。后世翻刻，更是多以“秘传花镜”名之，足见此书在时人心中的位置。民国黄岳渊，则著有《花经》一书，其时，沪上名家如周瘦鹃、包天笑等多有赞誉。然同为园艺观赏，此书因科普的时风所致，远不若《花镜》深具名士山人之气，更不得诗意。

诗人高彦平别开生面，以新诗为涵养古意的众花作传，著诗集《花事》一百二十余首。皆为结构精致的短章。从春夏到秋冬，自古昔至今日，如一部别致的现代《花经》，打通了诗意与植物的界限，重新梳理了一套人与自然的亲近谱系。逐一看来，大有置身花圃园林的感觉。他的这种“体系之作”，近似于古人的谋篇布局，是近年来国内少见的开先河之作。

但他的诗篇，又不拘泥于古风，也不枉开于新异，矜持有道。用情之处，曲致可怀，时而柔软若在绮丽之苏杭，时而空寂恰在终南之幽谧山谷。落笔之时，从容、舒展，又宽阔、荡漾，有萱草之碎心忧怜，也有曼陀罗之通神悦意，让人有居住于今日喧嚣市井的愧疚感。有人在冷气店内吃着冰激凌玩游戏，有人却在郊野山下观赏神农之上古鸢尾，晚唐豆蔻之娉婷。集中隽永之妙解，层出不穷，深得韦应物、杜牧的传统，令人叹惋。

历代以花为题的诗文、别集众多。宋代张翊，本长安人，亦曾撰有《花经》一卷，将世间之花以品命相分，秩序井然。为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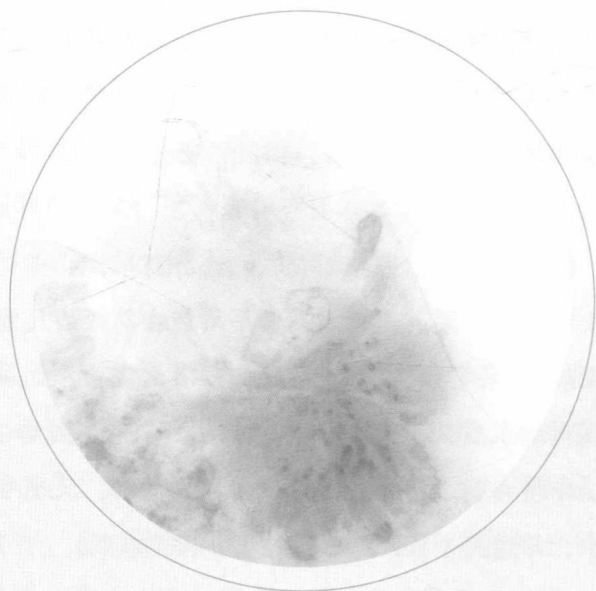
分次第；分别之眼识，不见佛陀与菩萨，总是使人伤心之事。牡丹与杜鹃，原本分居庭院与山间，此处分野出了上下，委实不够淳厚。《花事》集中，群花平等，茶 月季、芙蓉玉簪，气脉与梅莲相通，日本的京都与民国的西安相连。

我深爱这一视平等之心。无论芍药辛夷、樱桃海棠，抑或丁香玫瑰、蕙兰茉莉，诗人高彦平均能在简短的尺幅之内得每种花的深婉之心，却又有羲皇时代的玉石之温雅。如果用绘画呈现，是现代的水墨，而绝非抽象的油画。有这温雅之心，才能历汉而唐，中得六朝之密钥，婉约，清丽，简贵，又逸气隐约。居闹市之中，却远离尘嚣；如咖啡过罢，再品春茶。

我爱这朵朵小花，其侧有清泉，长流于茂林之夏，光彩四照。



诗之源 源自于心 诗之魂 源自于脑



# 花事。